

歷史空間

漢靈帝賣官亂政

鄧忠強

東漢後期的漢靈帝劉宏(156-189年)，是一個十分荒唐的皇帝。說來也怪，他雖做了皇帝，卻荒於政事，偏喜歡做商人。他在後宮中設立模擬市場，讓宮女們買賣物品，互相討價還價，互相「盜竊爭鬥」，而他本人則打扮成商賈模樣，坐在市場上開設的酒肆裡一邊喝酒，一邊欣賞這種獨特的「市場遊戲」。

然而，漢靈帝如果只是僅僅熱衷於這種「小兒科」遊戲倒也罷了，事情並非他看簡單。其實，在他看似荒唐怪癖的行徑裡掩藏著一顆極其貪婪的心。「模擬買賣」只能逗一時之樂，不能增加他的財富，不能滿足他的貪慾，他要進入實質性的買賣，於是就想到了用賣官鬻爵的辦法來弄錢。光和元年(178年)，靈帝在大宦官張讓(「十常侍」之首)的慫恿和支持下，出台了一項「賣官」政策，開始大張旗鼓地出售烏紗帽。

《後漢書·崔烈傳》說：「靈帝時，開鴻都門，榜賣官爵，公卿州郡下至黃綬，各有差……」朝廷在鴻都門張貼榜文，按官爵等級明碼標價，這意味著東漢帝國的任何官職都可以公開出售。

當時的標價是：俸祿2000石的官職，售價為2000萬；400石的官職售價為400萬；公位售價為1000萬；卿位售價為500萬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靈活變通的議價、折價。由於宦官擅權，作為朝廷重臣的三公九卿實際權力有限，因此富人們並不想買三公九卿的職位，紛紛買郡守的職位。當時各郡太守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，地位相當於現在的省委書記兼省長，權力可謂大矣。這個級別的官員的俸祿是每年2000石，原本售價2000萬，因為垂涎這個級別的人多，漢靈帝就別出心裁，公開拍賣，實際成交價往往高至3000萬。另外，對德行較好者，可打折扣減半或以三分之一的價格出售。至於付款方式，可以先交現金後授官，也可以先授官後付款，但售價加倍。為了斂財聚富，靈帝和他的

宦官親信們可謂用盡了心機。漢靈帝在宮中西園特地設立了一個叫「西邸」的交易機構，專事賣官勾當，一時間，西園的「官帽」生意十分興旺，漢靈帝用他所壟斷的商品——官位，賺進了大把大把金銀，他把這些賣官錢都儲放在西園，「以為私藏」，供自己揮霍享樂。

正當這生意做得如火如荼，不料中平二年(185年)二月的一天，京都洛陽的南宮突起大火，燒燬了后妃們居住的幾座豪華宮殿。為了弄到一筆巨款來重建南宮，漢靈帝又採納了宦官張讓、趙忠的歪點子，「斂天下田，畝十錢」，即明令天下每畝地增收十錢錢田稅；同時又規定官員陞官上任，也要先交一筆贊助費，「以修宮室」。史書上說：「當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園諧價」，大小官員赴任之前，一律都得先到西園按官級核定或議定價錢，交了錢才算完事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五十八·漢紀五十)由此，靈帝這個斂財狂，又興起了一種變相的賣官花樣。

對這種賣官鬻爵的勾當，買官者自然非常高興，因為錢能通神，錢能通官，甭管你有德無德，都可以平步青雲，享受當官的尊榮，撈取更多的名利。《後漢書·崔烈傳》記有一則崔烈買官的軼事，說的是個叫崔烈的人，曾做過郡太守，後來陞遷為九卿，很有名望，並無失德。不料到晚年，他忽然官迷心竅，看見不少有功勳名譽的人士都先後「輸貨財而後登公位」，於是紅眼病發作，也想謀到「三公」的高位。他通過宮中的保姆程夫人，「入錢五百萬，得為司徒」。到了拜官的那天，王雲雲集，漢靈帝回頭對身邊的親信們說：「可惜沒有多要些，本來可以賣到一千萬。」程夫人說：「崔大人是冀州名士，本來不會出錢買官的，都是因為我的關係才賣了五百萬錢，您還滿足嗎？」顯然，崔烈買到司徒這個官，是走後門才少花了五百萬的。此事傳開，他的聲譽一下子大跌。

風聲傳到崔烈耳中，他也「不自安」了，一天，他裝著若無其事的样子問他兒子的崔鈞說：「大人您從來就很有名望，本來沒人會認為您不該坐在三公的位

子上，可現在您做了司徒，天下人反而失望了。」崔烈問：「那是為什麼呢？」崔鈞說：「大家都嫌您身上有股銅臭味嘛！」(「論者嫌其銅臭」，銅臭(xiù)：錢的氣味。)崔烈聽了惱羞成怒，舉起手杖就打，崔鈞只好狼狽地跑了。後來，人們便以「銅臭」一詞來諷刺賄賂買官或市儈醜陋之風。

然而，有良心的正派官員不屑於做這種勾當，想辭官不做，卻不被允許。當時，巨鹿太守司馬直受詔到朝中做官，由於他有清廉的名聲，便讓他少交錢，減為300萬。這個級別官員的售價本來要2000萬，現在卻減到不足二成，看來很優惠，但按當時太守的實際工資，要拿出這樣一筆錢來買官，卻不可想像。有學者算了算，太守每年俸祿是2000石，折成銅錢，每月工資不過13000枚，皇上要的300萬，相當於司馬直19年的工資。如果不打折，按原價交足2000萬，更相當於太守們128年的工資。若不搜刮百姓，這筆巨款從何而來？(吳思《潛規則》)司馬直接到詔書，悵惘地說：「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，吾不忍也。」(當父母官的，不能為民造福，反而要剝削百姓，來滿足現在的苛求，我不忍心呀！)便假託有病，要求辭官，靈帝不允。他行至孟津時，上書極力陳述當時政策的失誤和古今禍亂亡國的教訓，隨後「吞藥自殺」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五十八)

靈帝賣官亂政，崔烈銅臭，司馬直拒絕買官而含憤自殺，這一樁樁事的因果都源於君主集權專制制度，皇帝的權力得不到人民的監督，勢必惡政橫行天下，出現種種醜劇、鬧劇和悲劇。現在，「靈帝賣官」早已化為歷史的煙塵，但是現實生活中，賣官買官的醜聞並未絕跡。儘管我們有幹部選拔的完整機制，但在權力失去監督的時候，一些地方仍有潛規則作祟，以致「烏紗公司」大張其道，徇私舞弊，敗壞吏治，貽害無窮。從這點來看，漢靈帝時期官場的腐敗，值得我們引以為訓。



劉宏帝時期賣官鬻爵

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馮磊

鏡子

美國女作家馬德蘭諾發起了一個倡議，在一篇博文中，她提出，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拒絕鏡子。至於原因，這位女作家說，長期以來，自己因為照鏡子浪費時間不說，還長了一張「鏡子臉」：只要面對反光的物體，馬上就可以睜大眼睛、收攏面頰。她自稱，對這一套煩透了。

馬德蘭諾的倡議很快引發了互動效應。有大批女性表示支持，她們不僅把鏡子丟到了一邊，連汽車的後視鏡、商店的櫥窗都成了敵人。我素來後知後覺。如果不是因為這篇八卦新聞，馬德蘭諾是誰，恐怕我永遠也不會知道。不僅如此，估計這新聞的熱度一過，馬德蘭諾就永遠地從我們的視野裡消失了。實際上，大眾傳媒熱銷的今天，文化圈裡的八卦比文字本身更有魅力。就像詩歌一樣，如果不是偶爾有人站出來惡搞一把，詩歌似乎早就淡出我們的視野了。文化事件本身比文化本身更有吸引力，詩人裸奔比詩歌本身更重要……就像八卦愈來愈重要，而文學正日益八卦下去一樣，不知道是有趣還是無趣。當然，這是一個時代的文化人必須面對的現實。

法國小說家羅伯-格里耶在其著作《重現的鏡子》裡寫道：「我不是一個真實的人，但也不是一個虛構的人。說到底，這是一碼事。」——對於刻意追求真實的人而言，鏡子大約扮演了一種沉重的角色。就像那位美國女作家一樣，過於認真，審美反而成了一種負擔。久而久之，鏡子作為一種製造麻煩的代名詞，顯得日益可惡。於是，砸掉鏡子，拋棄轎車的後視鏡……這是一種發洩，但這種莫名的發洩究竟意味著什麼？對鏡子的不滿，還是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不滿？抑或，對身為一個必須時刻注意形象的規則的不滿？

由此想想當年的陶淵明，其實是真的灑脫和幸福啊。穿著破棉襖，誰家有酒就到誰家裡去討酒吃。不必考慮出門的時候是否點了唇膏，也不必在意地鐵裡不懷好意的鹹豬手……

生活是一個怪東西。你越是追求真實，活得可能就越是虛幻。你越是大大咧咧，可能幸福感就越高。而越是小心翼翼，可能心理落差就越大。所以有人說，「惹人惱怒」，這話，有幾分道理。

無論東方西方，鏡子都是一個讓五味雜陳的工具。當那位惡毒的繼母起床以後，每天都必須向魔鏡請教一番：「鏡子鏡子，誰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？」鏡子，就成了勾心鬥角的幫兇。——繼母固然可惡，其實還是與畸形的審美心態有關。國王挑選女人，已經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想想身為王后，身邊的競爭者成群結隊。不僅如此，那些年幼的、實質上是未來的有力競爭者，正悄悄無聲息地、雨後春筍般冒出來……活在這樣的世界裡，別說是女子，就是一個心態超級良好的大老爺們，也會被折磨得面黃肌瘦。

早期的《格林童話》裡，白雪公主據說非常放蕩，與其父親亂倫。這個話題，實在不能讓小朋友們知道。當然，如果你年滿十八歲，可以去讀日本學者森義信的《童話的深層》。作為一種解讀，這書足夠有料。

《紅樓夢》裡，最色膽包天的男人當屬賈瑞。此人對王熙鳳垂涎已久，卻不知鳳姐兒絕不善類。先是，他被王熙鳳騙到穿堂裡凍了一夜。然後，又讓人飽揍了一頓，得了大病。賈瑞大約命不該絕，他遇到了跛足道人。道人送給他一面風月寶鏡，然後吩咐說，只能看鏡子的反面而不能看正面。——反面，是一個骷髏頭，目的是讓人警醒。至於正面，看了是要倒霉的。

「好奇是一切罪惡的開端」。賈瑞最終把持不住，他翻開了鏡子的正面，跑到裡面與鳳姐兒雲雨一番。痛快是痛快，人也一洩如注，斃命了。那面寶鏡最後的命運如何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我倒是清楚地記得，白雪公主繼母手裡的那面鏡子是被摔碎的。——碎片滿地，每一片玻璃都是一面新的鏡子。每一片，都有一個飽滿的故事即將開始。

這，就是人性。

Advertisement for Mid-Autumn Festival (中秋吟) featuring a large image of a moon and text about mooncakes and family reunions.

心靈驛站

把時間掛在牆上

翁秀美

體檢。排隊，醫生是位老者，正在認真檢查。東張西望中，被牆上的日曆吸引，大大的9月10日端坐正中，頂端殘留未撕去的一小截，兩百多天的厚疊疊，好似層層梯田，證明已逝的歲月真實存在過，餘下的紙張少了厚度，卻又存著許多希望，突然覺得這位老醫生的日子很經得過，一天一張的那麼有滋有味。

曾經，時間跟隨日曆，日曆跟隨繪有髮髻美人的月份牌高高掛在家中牆上，那麼厚的一沓，參差不齊的撕口氣勢奪人，那是日子走過的腳印。未來一年的時光啊，阿拉伯數字粗黑醒目，老遠就看得清，什麼時候該做什麼，會提前準備，時間在日曆裡有自己的位置，春夏秋冬絲毫沒亂，節氣、節日按序排班，陽曆陰曆，奇妙而有趣。老一輩人，看日子喜以陰曆(農曆)為準，婚喪嫁娶，宴客出門，打聽動土，都要翻翻日曆，選個好日子。

每天晚上，媽給煤爐換條，手錶上發條，再就是看日曆，盤算著豆子該收了，趁好天氣打一打；啾啾牆角的煤所剩無幾，要去煤廠買煤了，然後將最上面一張輕輕撕下，揉成一團，一天結束了，用整個的黑夜與睡眠迎接第二天的陽光，每一天的分量都是很壓秤的那種敦實。而孩子們呢，總覺得日曆撕得特別慢，一天一張，這得多久才過節呀，才過年呀，多久才聞到肉香多久才吃到把把多久才扯新衣呀，掰著指頭盼呀，想呀，將瘦長寡淡的日子摩挲得飽滿豐潤。現在想來，那才是真正的慢生活。

牆上日曆天天都是新的，那是豐富多彩的日子，寧靜甜美

的生活。薄薄的一頁，明媚的一天，晚上輕輕地撕掉，揉成一團，團在手裡，看著日子，想着心事，白天的失落鬱悶，幸福快樂，與揉成一團的紙片緊緊相依。後來日曆做成了掛曆，365天縮到12個月，一個月一張，掛曆紙很漂亮，捨不得撕，就翻過去。再後來，一年都印在一張卡片上，時間，彷彿越來越薄，薄得像一塊巴掌大的餅，經不住幾口，就過去了。再後來，日曆從牆上走到桌上，成為精緻小巧的枱曆，配上畫與短文，美食美景，養眼養心，月份數字則瑟瑟縮在一角，字小得不得行，哪有當年月份牌上日曆的分量與派頭？

眼下，幾乎人手一部手機，時間自動顯示，還有萬年曆可供查詢。高科技，方便了方方面面，信息化，網絡四通八達，鼠標一點，天下事，盡知矣。我們被這些牽動著手腳，在雲端飄浮，沒有目標，晨昏顛倒，忘記了時間。到節日，手機有好聽的音樂提醒，才知道，哦，中秋節了，哦，重陽節了，不經意地發現自己正在老去，攆不走的細紋，拔不淨的白髮，可還有好多好多事情沒做，時間太快了，真不經用……

其實，是我們的心跳快了，腳步快了，生活節奏快了，我們很忙很忙，沒時間做這個做那個，就像歌裡唱的：我想去桂林，可是有時間的時候沒有錢，有了錢的時候卻沒時間。我們甚至忘記停下來看看花開，聽聽鳥鳴，拽拽時間的裙裾讓她慢一些，也忘記了從前安安靜靜撕日曆的時光。還會回來嗎，舊時光？還會回來嗎，簡單有味的日子？我要尋一本小小的日曆，尋回久違的心情，把時間掛在牆上，把日子團在手裡，一天一頁，輕輕的揉，細細地過。

古典瞬間

龔敏迪

正名之妄

人的動物性本能，使統治者忍不住要為所欲為；同時也使他們越來越變得腐朽無能。而隨着周朝中下層貴族主觀能動性的不斷覺醒，使權力金字塔結構逐漸到了崩潰的邊緣。看到這種變化的孔子，卻想要用「正名」，為沒落的統治尋找合法性依據，開歷史的倒車。

子路曾問孔子：如果衛君讓你從政，你將從何入手？孔子說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但就子路還是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諸侯、家臣的實力集團，誰還在意虛幻的等級制度！

衛靈公那位名聲不好的美夫人南子，讓孔子去見她，無非是想利用這位名人，顯示自己的權威。如果不去，就得不到在衛國從政的機會，當然也得不到那份「祿之如魯」的收入，而這顯然不是名正言順的事。但孔子也說過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！」經過君子一番權衡，「正名」也就變成了變通。子路當然很不滿意，結果弄出了孔子向子路發誓：「子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的滑稽場面。如果說這是小範圍的屈辱，那麼接下來衛靈公和南子坐一輛車在前面招搖過市，讓孔子坐在後面跟着，就終於讓孔子臉上掛不住了，於是只好埋怨衛靈公道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悻悻然離開了衛國。

衛靈公的長子蒯聵就更不屑於「正名」了。他不能忍受南子的專權，他和部下戲陽謀殺南子。這種事無論成功與否，戲陽都不會有好果子吃，所以後悔了的戲陽遲遲不肯動手，南子覺察到了蒯聵對戲陽的一再示意，就大叫「太子欲殺我！」這就觸怒了衛靈公，於是蒯聵只好出逃了。接着衛靈公想讓小兒子鄩繼位，但鄩不願意踏這個渾水，就讓蒯聵的兒子輒繼了位，稱為衛出公。流亡在外的蒯聵卻要奪兒子的權。而此時子路正在衛國權臣之一的孔悝家做家宰。按照嫡長子繼承的規矩，蒯聵出逃，他兒子是衛靈公的長孫，做衛君也是名正言順的，但蒯聵又是衛出公的父親，子路站在哪一邊也不能算名正言順。

晉國的趙盾幫蒯聵回去奪權，可是「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。」既得利益集團不願他回國。但孔悝的母親是蒯聵的姐姐，丈夫死後，她喜歡上了英俊的僕人渾良夫，就派渾良夫去見蒯聵，蒯聵答應：如果他們設法讓自己回去搶君位成功後，渾良夫可以「乘軒免三死」，並且承認他與孔悝之母的婚姻。於是他們

化裝成女人來到了孔夫人家，在孔夫人「杖之而先」的帶領下，他們在廁所劫持孔悝到了召見群臣的高台上。子路聞訊趕來，遇到了孔悝的另一位弟子羔。看到這種變化的孔子，卻想要用「正名」，為沒落的統治尋找合法性依據，開歷史的倒車。子路曾問孔子：如果衛君讓你從政，你將從何入手？孔子說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但就子路還是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諸侯、家臣的實力集團，誰還在意虛幻的等級制度！